

子學常識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子
學
常
識

子學常識提要

六經而外。其立說者。皆子書也。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本書關於諸子之源流派別。及其學說。均能提綱挈領。以揭出之爲。研究中國古代哲學者。一助焉。惟小說家本。亦列於子部。茲以另編說部常識。故本書略之。

于學光斷提要

子學常識 目次

第一章 總說

- 第一節 子之意義……………一
- 第二節 子書之範圍……………四
- 第三節 諸子之淵源……………八
- 第四節 諸子之派別……………一五
- 第五節 子學發達之原因……………二四
- 第六節 子與經史集之關係……………二七
- 第二章 歷代子學之大概情形
- 第一節 周代之子學……………三〇

第二節	秦漢三國時之子學	三三
第三節	兩晉南北朝時之子學	三六
第四節	隋唐時之子學	三八
第五節	宋元明時之子學	四二
第六節	清代之子學	四四
第三章	諸子之學說	
第一節	儒家之學說	四六
	荀子	
第二節	道家之學說	五六
	① 老子 ② 楊朱 ③ 莊子	
第三節	墨家之學說	八三

墨子

第四節 法家之學說……………九五

韓非

第五節 名家之學說……………一〇二

① 鄧析 ② 尹文 ③ 惠施 ④ 公孫龍

第四章 子書之內容

第一節 儒家類……………一一五

第二節 道家類……………一二三

第三節 法家類……………一二八

第四節 兵家類……………一三五

第五節 雜家類……………一三八

第六節	墨家類	一四九
第七節	名家類	一五〇
第五章	治子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子學之要點	一五〇
第二節	子學必修書籍	一五六

子學常識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子之意義

夫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古者凡有道德，有學問，有爵位者，皆可稱之曰子；而師弟之間，彼此相稱，亦皆用子：如公羊傳中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北宮子之類，是皆稱其傳授之經師也；又如論語公冶長中「願聞子之志，」是弟稱師爲子也；述而中「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是師稱弟爲子也；此子之名稱所由來也。

周秦之際，學術思想，極爲發達，儒者莫不各有撰述，以發表其學術上之思想，冀爲世用；然而當時儒者之撰述也，未必盡出于己手，往

往由門弟子述其師說，綴輯以成一書；如論語爲孔子弟子綴輯孔氏仁愛禮讓，以及孝弟忠信之說而成；（論語在當時亦屬子類，後世尊之，改屬經類，今姑舉是爲例）如孟子七篇，乃孟子與其徒萬章等所作；（孟子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後人附于十三經之目）如商君書爲其弟子所著，（或謂商鞅自著）是皆不盡出于己手也可知；而門弟子成書以後，又復尊而稱之曰子，後世遂以其人之名而名之，此子書之名稱所由來也。

孫星衍云：「凡稱子書，多非自著。」其言雖未覺其安，然凡屬子書，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而後可稱爲子書，此則無可勉強者也。漢成帝之時，劉向校書，其子歆繼之，總天下圖書爲七略，而以周秦以來諸子所著之書，名曰諸子略，班固因之；自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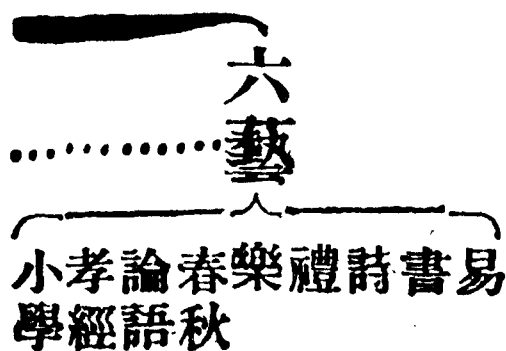
以後，子書始獨立爲一類，而研究其書者，遂以子學名之；李唐以後，分天下圖書爲經，史，子，集四類，子書之範圍，包含益廣。惜乎後之學者，類皆以爲諸子之學，皆反經術，非聖人，明鬼神，信物怪，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甚至目爲異端邪說，束其書而不觀，於是諸子之學，遂成絕響；殊不知子學實含有一「政治學」「名學」「論理學」「倫理學」等學，爲我國「哲學」思想之淵源，學者所不可不研究者也。

第二節 子書之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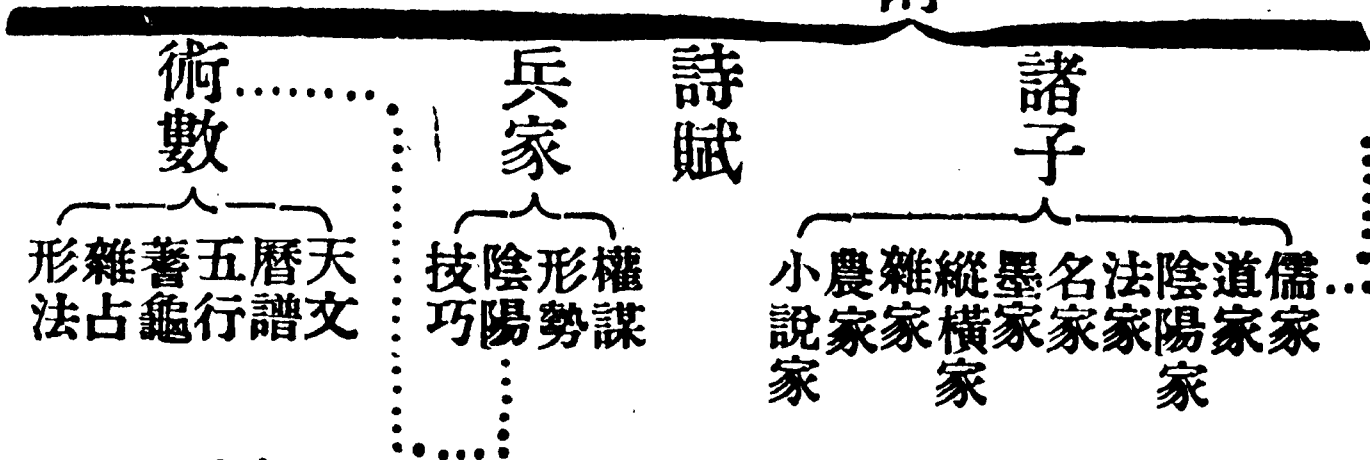
凡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之言者，統稱子書，前節已述之矣。然抑知子書之範圍，究賅若干種類，則有廣狹二義焉。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哀帝時，向卒，子歆繼之，總羣書而奏七略曰輯略，曰六

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方技略，此時子書始粗立一範圍；後班固撰漢書藝文志，仍倣歆之例，（惟無輯略）其總括諸子，凡得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總為十家，而其可觀者則九家而已。（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內）所謂九家者：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尚有小說家）是也；其餘如兵家，如術數，如方技，皆不在九流之內也，茲將漢書藝文志學派表列於下，以便參攷：

（學術中首列六藝，尊孔子也。
 六經外兼及論語，孝經者，以二書與六經相發明也；又兼及小學者，以讀經必先通六書也。）



學術



子學常識

（自儒家以至農家，稱曰九流。）

（自漢武排斥百家，表章儒術，中國學術，遂以儒為中心點，實則儒亦諸子之一，班固以儒家與諸家並列，此其特識也。）

（儒家由六藝而出，術數由陰陽家而出，此學術之各相聯絡者也。）

方技
醫經
房中
神僊

自班固而後，王儉分爲七志，列諸子於第二；（一經典並史記，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藝，七圖譜）阮孝緒分爲七錄，則子兵相合；（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蓋皆就狹義而言也。

首創廣義分類之法，則爲荀勗之四部，其中以諸子兵書術數合爲乙部；（一甲紀六藝小學，二乙爲諸子兵書術數，三丙爲史記之屬，四丁爲詩賦圖讚汲冢書）李充則以諸子爲丙；（五經爲甲，史記爲乙，諸子爲丙，詩賦爲丁）迨夫李唐之世，始確分爲經史子集四類，而立四庫之名，其中子類則分爲十七，茲亦列表于下，以便與前表相比較：

四類

甲部—經類十一（略）

乙部—史類十三（略）

丙部—子類十七

丁部—集類三（略）

醫	經	事	雜	五	兵	曆	天	小	農	雜	縱	墨	名	法	道	儒
術	脈	類	藝	行	書	算	文	說	家	家	橫	家	家	家	家	家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堂	新	唐													
	經	書	書													
	脈	類	稱													
	類	稱	類													
	類	類	類													

子學常識

自唐以後，子部常居第三，適爲丙位，故子部亦稱丙部；至於宋代，又於四庫之外，增加天文圖書，別爲六閣，是天文，圖書又別于子之外；元明兩朝，則仍復唐之舊；至于滿清，修四庫全書，總天下圖書爲經史子集四大類，於是子書之範圍，乃確立而不可變易，（惟以術數，方技入子部則似欠當）此皆就廣義而定子書之範圍也。

第三節 諸子之淵源

我國古時，學術在官而不在民，當時握學術之關鍵，有二職焉：一曰祝，掌天事者也；二曰史，掌人事者也。而史職尤爲學術思想之所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爲太史乘輜軒所采，若書則左史記之，若春秋則右史記之，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當時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

；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爲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乎史；但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故史與職祝皆世其官。東周以後，封建制度，日趨於破壞，諸侯各廢舊法，興新制，爭事富國強兵，惟以破壞秩序爲能事，於是遂生出將來大進步之元動力，蓋外界之變動既若此，時人之思想，遂不得不一大革新。於是老莊管晏申韓楊墨孫氏之徒，奮然而興，各組織其意見以成一家，是謂周末之諸子；而後世學者，或稱老莊列子爲道家，稱申韓爲法家，稱墨翟之流爲墨家，稱孫氏爲兵家，稱管晏之流爲政家，或又以孔孟列諸子之中而稱儒家；今尋此諸子之起原；兵家源於司馬，法家源於司寇，政家源於司空，而儒家道家，獨總括諸家而得其全，班固漢

書藝文志之說諸子源流，頗足以資參攷也，茲錄之於下：

一、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也。

二、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是其所長也。

三、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四、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

五、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六、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

七、縱橫家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八、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制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九、農家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

十、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

十一、兵家 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足食足兵，」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

其遺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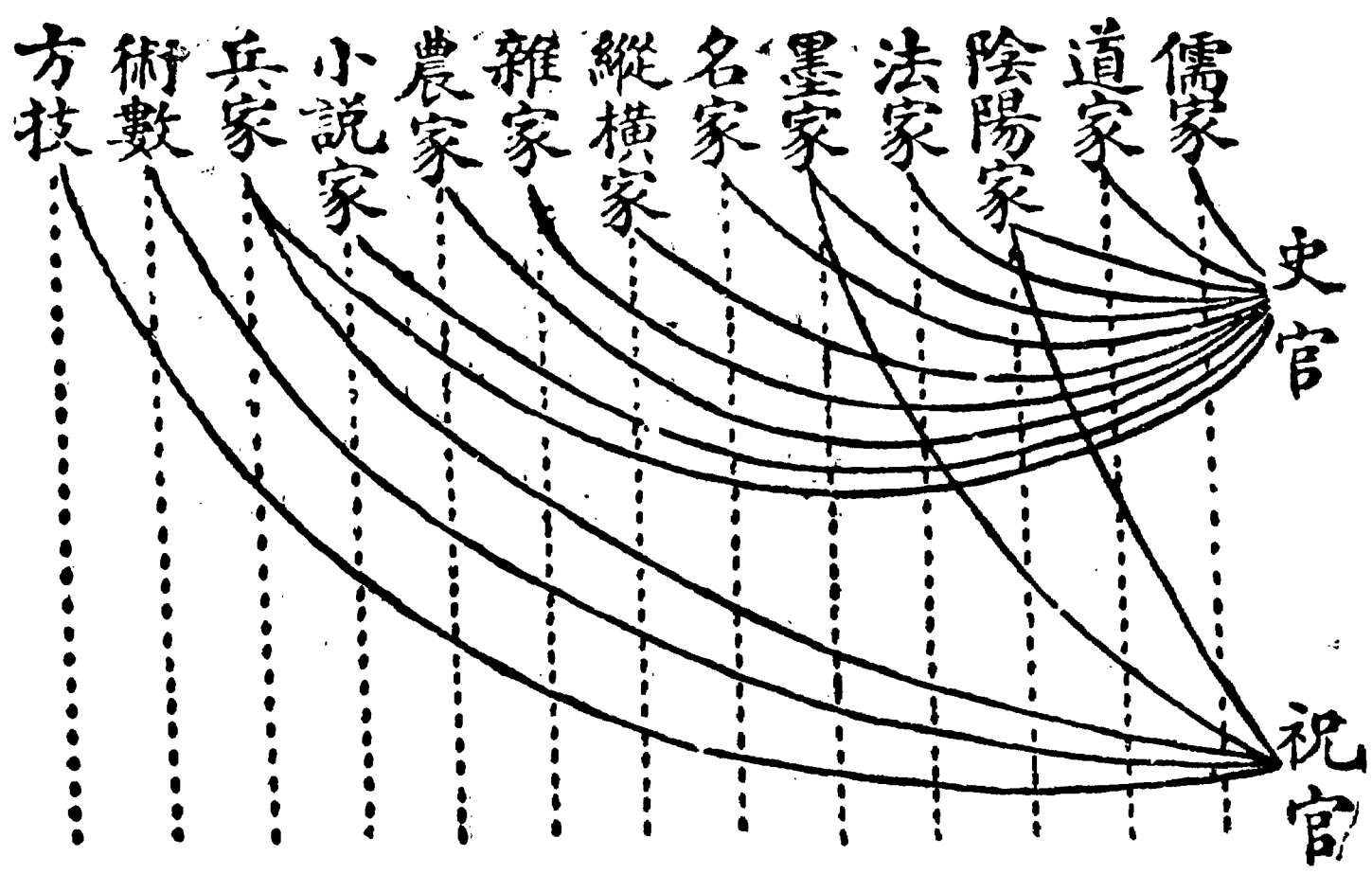
十二、術數 術數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

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羸牖。

十三、方技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惜其技術已臆昧矣。

就班志觀之，可知諸家之學術，皆有淵源可尋，茲再列表以明之：

諸子之淵源



- (源出於司徒之官)
- (源出於史官)
- (源出於羲和之官)
- (源出於理官)
- (源出於清廟之官)
- (源出於禮官)
- (源出於行人之官)
- (源出於議官)
- (源出於農稷之官)
- (源出於稗官)
- (源出於司馬之職)
- (源出於明堂羲和史卜之職)
- (源出於王官之一)

第四節 諸子之派別

諸子之派別，千條萬緒，未易論定，觀於古籍分類之異同，即可知矣。如荀子非十二子篇凡六說十二家：一、它囂魏牟·二、陳仲史鮪·三、墨翟宋鉞·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莊子天下篇所論則較詳，凡五家並已而六：一、墨翟禽滑釐·二、宋鉞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一、陰陽家·二、儒家·三、墨家·四、名家·五、法家·六、道家·茲錄之於下：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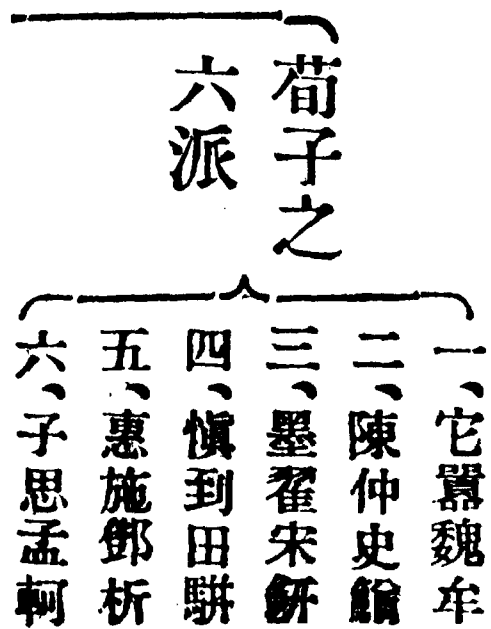
班固漢志於諸子略分爲十家，蓋本劉歆七略也，十家中除小說家外，則稱爲九流，其分類雖有未當，要不可不謂爲學派論之中心也。（已

見前節故不贅述）

上述四家所論學派，如荀子所列十二家皆爲北人，老子楊朱，均未論及也；且除墨翟惠施以外，所述皆非本派之中心人物；而子思孟軻，實與荀子同源，今強辭排斥，則所見太狹隘矣。莊子所論，惟推重儒墨老三家，雖能絜其大綱，而脫略實多。司馬談所論六家，則輕重適當，分類較精。班固之六藝略於儒則入於六藝，而於儒之子孫，則儕於十家；兵家又列於諸子之外；陰陽與術數之界限，又無顯然可分之迹，此其小疵也。然則諸子之派別，誠難釐然分別矣。夫諸子之學說，由遞邇而變遷，積久而不同，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且其學說，往往因時代因地位而異其主張，故有源出一家，而其究則判然不同者也。當東周之時，孔子問禮于老聃，是孔子，老子之弟子也

然孔子主唱仁義孝悌之道，老子則鼓吹虛無自然之說，故一爲儒家之祖，一爲道家之祖也。孔子之門有子夏子游曾子子思，皆傳孔子之道也，及孟子出，攻異端，闢邪說，以闡明孔子之道，是爲仁義派之大宗。老子之流，有關尹子鶡冠子列子，皆傳虛無之道者也。及莊子出，以奇肆之才，荒唐之詞，衍無差別之論，是爲虛無派之大宗，其餘墨子唱兼愛之說；楊子唱爲我之說；申子尙術；商子尙法；慎子尙勢；荀子唱性惡，非毀子思孟子；韓非喜刑名，罵倒仁義惠愛；皆爲一世之才俊，特樹一幟，高自標榜者也，鄧析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它鬻魏牟，以及天口之田駢，談天之騶衍，雕龍之騶奭，炙轂之淳于髡，堅白之惠施公孫龍，盜名之陳仲史鱮，皆隱然爲一敵國，互相頡頏者也。蓋我國歷代之學術思想，要皆胎胚於此時代也。茲攷春秋戰國

之思潮，可分爲鄒魯派，陳宋派，鄭衛派，燕齊派四種：鄒魯派標榜仁義，孔子孟子爲其中心；陳宋派（一曰荆楚派）以鼓吹虛無爲旨，老子莊子爲其中心，墨翟宋攄許行陳相陳辛爲其支派，燕齊派務爲空疎迂怪之談，騶衍騶奭淳于髡田駢接子爲其中心；鄭衛派（一曰三晉派）唱道法術者也，鄭申不害衛公孫鞅趙慎到韓韓非爲其中心，鄧析惠施公孫龍魏牟等爲其支派；而細別之，則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農家雜家之分也。茲列表於下：



諸子

史記之
六派

莊子之
六派

-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儒家 二、道家 三、陰陽家 四、法家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陰陽家 二、儒家 三、墨家 四、名家 五、法家 六、道德家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墨翟禽滑釐 二、宋鉞尹文 三、彭蒙田駢慎到 四、關尹老聃 五、莊周 六、惠施 |
|---|--|---|

班志之
十派

- 五、名家
- 六、墨家
- 七、縱橫家
- 八、雜家
- 九、農家
- 十、小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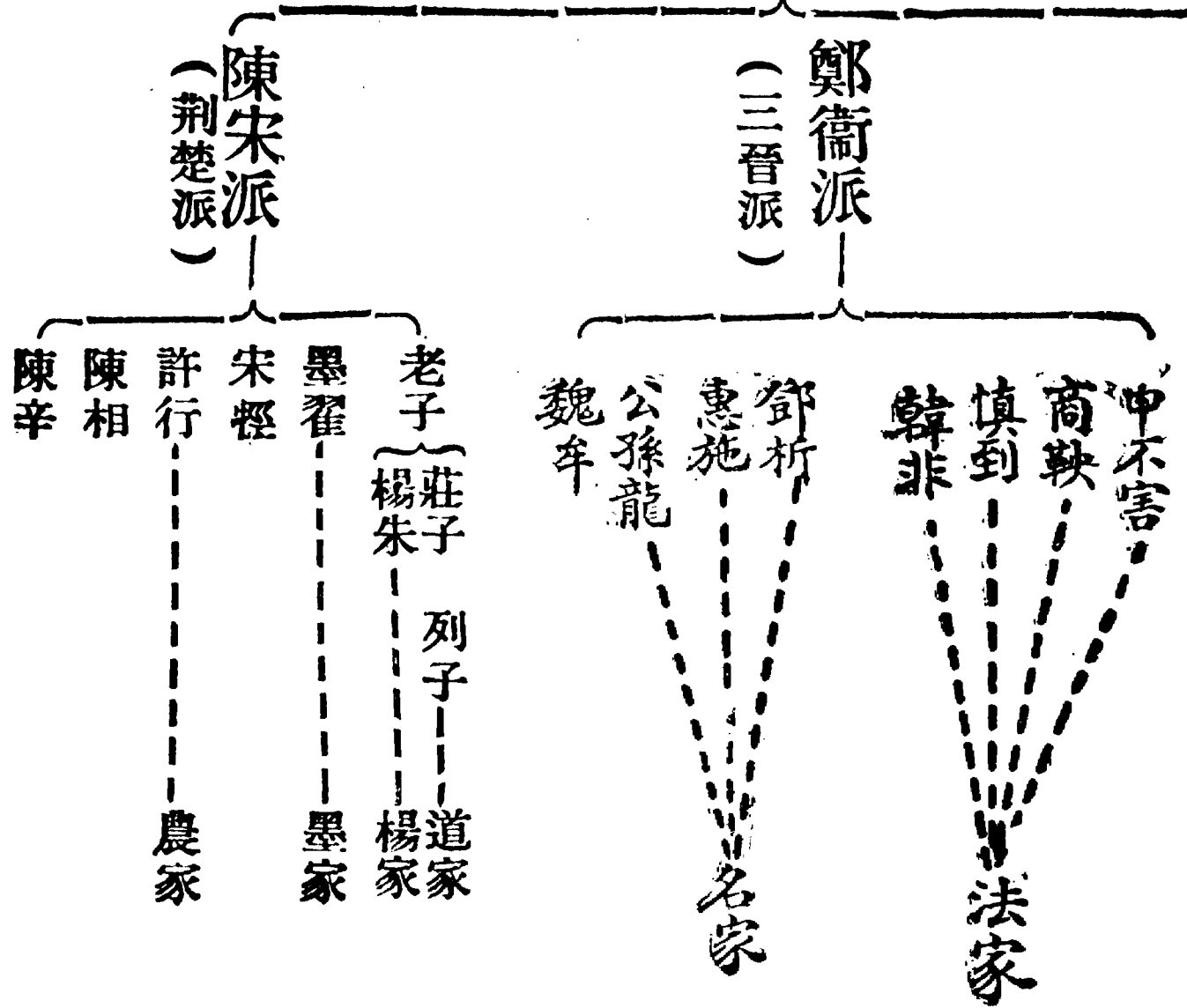
鄒魯派

孔子 孟子
荀子
儒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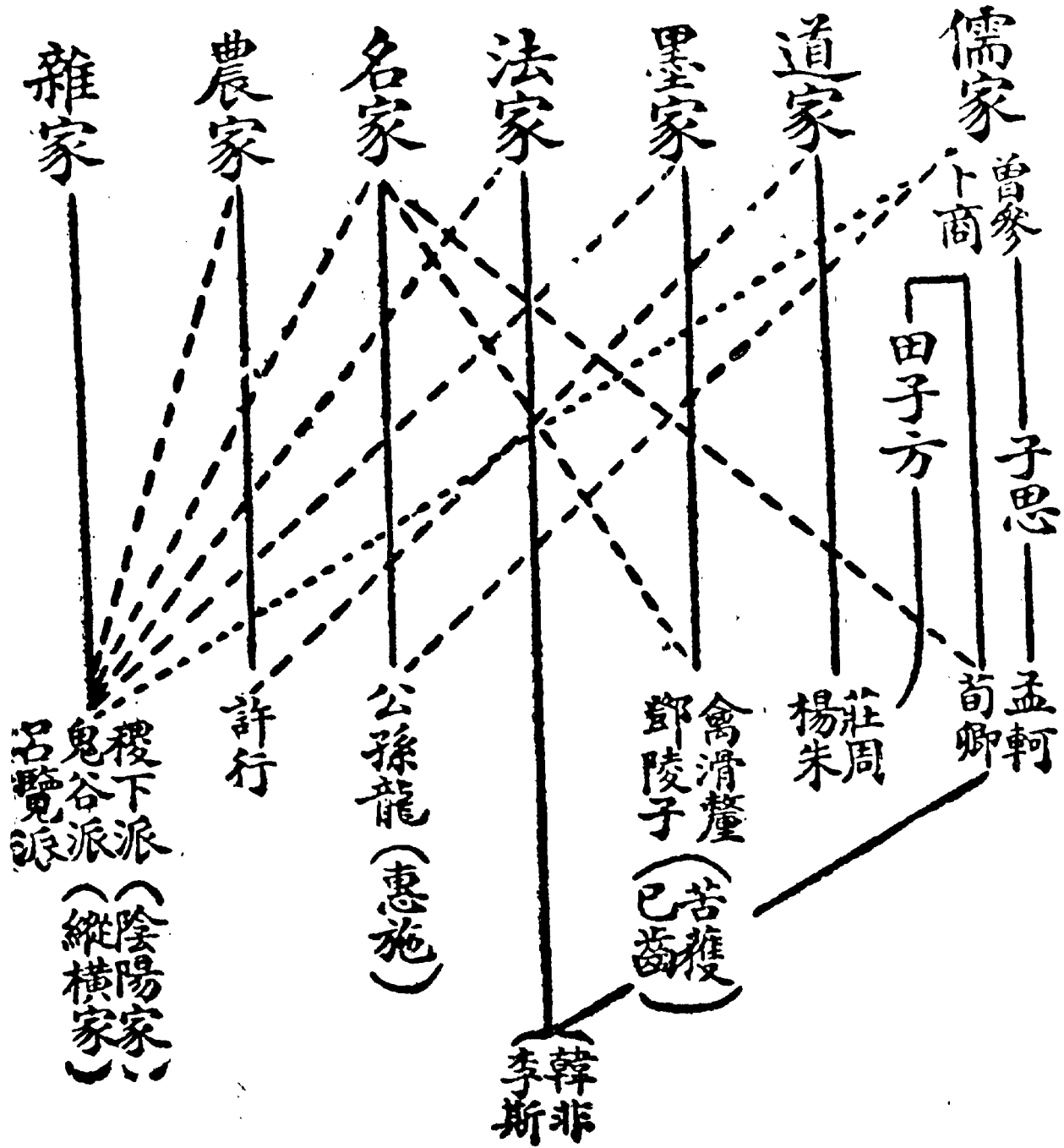
燕齊派

- 騶衍
- 騶奭
- 淳于髡
- 田駢
- 接子
- 陰陽家

諸子派別



先秦諸子學派混合表



子學常識

第五節 子學發達之原因

周代尙文，禮樂之盛，過於夏殷，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制度典章，拘綴繁碎。春秋之時，雖周制已壞，然學者猶崇尙舊風，專攻詩書禮樂，世守家學，不敢有所變通。春秋之末，人心益壞，不可復救，孔子出而刪訂六經，然亦不敢創立新說，專由古道而修飾之也。老聃獨有所見，欲救時弊，乃違世離俗，求道德於禮義之外，然矯枉過直，去真理益遠；故開異說之端，以鼓動人智者，實自老子始也。及戰國時，競尙智勇，學者各造新說，以訴於世。於是楊墨之徒，出與儒者相抗，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又有述黃帝之道者，有爲神農之言者，列莊騁虛無之辨，申韓銜法術之學，孟軻道性善，荀卿論性惡，宋鈞尹文騶衍慎到之屬，亦各有所主，兵家論兵，縱橫家說權謀，正邪相

混，純駁並陳，然各出卓見，不敢蹈襲前人。學術之發達，未有盛於此時也，茲將其原因述之於下：

(一) 官守之散失 古代典籍，皆掌於官，周官三百六十，易掌於春官太卜，書在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六藝皆周之舊典，學者所習，不越官司典守。自周衰而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老子棄史職而西出關，重黎失守而爲司馬，自王章禮樂之官師，放而不具，逸在草野，始各以其所習聞之道，傳授子弟。於是講學之風大盛，諸子百家之說蠡起矣。

(二) 封建制之破壞 周自東遷之後，封建之制，因而瓦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疆弱之爭既起，兼并之事益烈，時君世主，各務求賢

以自輔；或枉駕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吸收他國之人才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足以爲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既重於時，貴族之階級乃掃蕩廓清；無思想言論之束縛。而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立異，以取重於當時。於是百家並起，學術大盛矣。

(三) 社會交通之頻繁 當周之盛也，關市有譏，假道必告，行李往來，累於復傳，移徙居住，苦不自由。周衰其制遂弛。春秋之時，各國皆妙選人才，以相往來，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

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由此可知商業之盛，亦足爲學術思想進步之媒介。其他縱橫捭闔之士，能奔走游說於各國者，又無不賴於交通之發達，故學術之進，與交通甚有關係也。

(四)文字之趨簡 我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甚難。至於周末，衍形之字漸多變異。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由此可知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以趨簡易。夫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故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夫學者於書籍既易得，則學術自能日臻於發達矣。

第六節 子與經史集之關係

上古之時，其於典籍，無所謂經史子集之分也。及儒者立六經之目，

於先秦諸子之書，別稱爲子，其餘或稱謂史，或稱謂集，致有甲乙丙丁之稱，四部之分，釐然分割，一若顯然有畛域之可別，殊不知子與經史集三者，無不息息相通者也。夫孔子刪訂六經，皆非自撰，實由老子傳來，而老子道家之祖也；論語孟子，本爲子書，後世以尊孔孟之故，遂入於經部中，然孟子十一篇，漢志尙列於儒家中；他如月令之篇，載於呂覽，弟子職之文，採自管子，由此可知子中有經，經中亦有子也；若就人而論，則孔子受業於老聃，莊子受業於田子方，是儒家受業於道家，而儒家之弟子，又可爲道家也；吳起爲曾子之門人，而吳起兵家也，曾子儒家也，是儒家之弟子，又可爲兵家也。故班志曰：「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此子與經之關係也。

夫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則子與史原非兩塗

可知矣。漢志中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道家有周訓十四篇（今皆無存）陰陽家有五曹官制五篇；雜家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兵權謀有兵春秋三篇，要其內容，皆可移入史部，故晏子春秋，今人有入之史部者，而劉向列女傳，新序，說苑，亦有列入史部者，此子與史之關係也。

古人著書，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可以成一家之言，故秦漢之時，無所謂文集之名也；魏晉以後，始有文集，此亦子學衰敗之原因也。夫古之子書，亦皆文也，然不以文集名者，蓋此則卓然可成一家之言，而彼則不能也。惟是文集之中，如昭明文選，則採賈誼新書中之過秦論而入論類；韓昌黎文集中，如原道原性原毀諸篇，純然子體也。而子書之中，如荀子有賦篇，分禮，知，雲，蠶，箴五賦；是則

子可爲文，文亦可爲子矣，此子與文集之關係也。

總之經史子集，彼此皆息息相通，不獨子與經史集有關係而已。

第二章 歷代子學之大概情形

第一節 周代之子學

春秋戰國之際，學者輩出，各倡一學說，互相辯難攻擊，今約分之，則爲儒家墨家楊家道家法家名家數類。

儒家之祖爲孔子；孔子魯人，名丘，字仲尼，初仕於魯定公哀公，不用，遂周流四方，其說以仁爲本，論治國平天下，以修身爲先；弟子三千餘人，最優者七十二人，而顏淵閔損曾參有若卜商冉求仲由端木賜諸人爲最著。孔子沒，諸弟子散處四方，或仕於諸侯，或教子弟以傳其道，孔子之孫名伋，受學於曾參著中庸，獨傳孔門之心法，後孟

軻受學於伋之徒，著孟子，其說尊王賤霸，重仁義，輕功利，謂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至今稱爲亞聖。後有荀況者，亦稱大儒，其說亦以孔子爲標準，然謂人性皆惡，不以禮義矯正之，則不能爲善，其旨與孟子頗異。

墨家之祖爲墨翟，有墨子傳世。其說主兼愛，崇節儉，欲畧葬儀，短喪服，節宮室衣服飲食，去音樂，議論不無偏宕，然當時儒墨並稱，亦可知其盛行於世；奉其學者，其時有禽滑釐胡非子隨巢子等。

楊家之祖爲楊朱，其說與兼愛派反對，蓋謂人生如朝露，宜厚自養生，又宜自重其身，不可損己以利人，蓋道家之別派也。

道家之祖爲老子，有道德經八十一章。其說謂人之修身治國，當純任乎道，宜無爲，不宜用知力；蓋道先天地而生，無爲乃其自然者也。

其徒若文子尸子莊周列禦寇等，皆祖述之，均著有書籍傳世。法家之祖爲李悝，其說以正刑名爲本。蓋謂治天下宜以法術，不宜以仁義，悝嘗集諸國刑書，著法經六篇。申不害商鞅傳之，皆有著作。申子今不傳。韓非亦爲法家，有韓非子傳世。管子一書，雖託名管仲，蓋成於後人，述管仲治國之術，雜以陰陽五行之談，虛靜因應之說，其言非盡仲父之真；然其重賞罰，任法而不任智，及富國強兵之策，法家多祖尙之。

名家辨別苛細，使人失其真慧，以此著名者爲鄧析惠施公孫龍輩，如白馬非馬雞三足臧三耳等辯，乃其最得意之處也。

他若鬼谷子尸佼陳仲彭蒙田駢慎到騶衍騶奭許行之徒，亦各倡一說以鳴當時，然斯時雖學者輩出，學說繁興，而猶未創印書造紙之法，皆

以革編竹簡，以漆書文字，成書甚難，故傳後世者，亦甚少也。其傳於今者，則有孟子、荀子、鬻子、管子、老子、關尹子、列子（漢志有列子八篇）鶡冠子、孫子、商君書（亦稱商子）韓非子、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慎子、墨子、尸子、尉繚子、呂氏春秋、吳子等。（俱詳後）

第二節 秦漢三國時之子學

秦并天下，雖召文學，置博士，然未久而焚詩書，燒百家語，諸子之學，掃蕩無餘。及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之世（元朔五年）詔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旋丞相趙綰等又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由是百家又復罷黜。（武帝建元元年）成帝之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

國校方技，向卒，子歆繼其業，總羣書而爲七略，諸子略則居第三；班固漢志因之，惟無輯略；計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總爲十家；兵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術說凡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凡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至東漢安帝永初中，詔劉珍校定東觀諸子等書，順帝永和元年，又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諸子百家藝術。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其第二則爲乙部；有諸子兵書術數等，此秦漢三國時之子學情形也。至當時各家所著之書，及掇拾殘缺之稿，茲再分述於下：

賈誼新書十卷 漢賈誼撰。

揚子法言十三卷 漢揚雄撰。

太玄經十卷 漢揚雄撰，法言擬論語，太玄經則擬易。

新序十卷 漢劉向撰

說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鹽鐵論十卷 漢桓寬撰

潛夫論十卷 後漢王符節信撰，符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

得進，隱居箸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

申鑒五卷 漢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己而已

·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

中論二篇 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

孔叢子七卷 楚孔鮒撰。

老子指歸十三卷 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

老子略論一卷 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

淮南子二十一卷 漢劉安撰。

風俗通義十卷 漢應劭撰，以辨物名號，釋時嫌疑，文雖不典，世服

其洽聞。

論衡三十卷 後漢王充仲任撰。

第三節 兩晉南北朝時之子學

自漢以後，歷代於諸子之書。雖間有下詔校定及下詔徵求子書之事，然而子部之書，則每隨世而銳減，或燬於火，或散於兵，或沒於水，或擯棄於時君，銷亡於無形之中，非一至可痛惜之事乎？西晉經惠懷

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集，靡有子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荀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原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其第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等又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梁初祕書監任昉又加術數，是謂五部，阮孝緒又有七錄之分，居子兵於第三，惜當時研究子書者，往往援諸子入於神仙，如梁武帝有老子講疏，及釋典諸經義記數百卷，簡文帝有老莊法璧連璧諸書，元帝製補闕子十卷，老子疏四卷，然皆不得其真義。北朝後魏，雖粗收經史，

然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暨爾朱之亂，則又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當時書籍之殘缺，可以知矣。茲將當時人所著之書，分述於下：

抱朴子八卷 晉葛洪撰。

金樓子十卷 梁元帝撰，繹書十篇，論歷古興亡之迹，箴戒，立言，志怪，雜說，自敘，著書，聚書，通曰金樓子者，在藩時自號也。

家訓七卷 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

劉子五卷 北齊劉晝孔昭撰，凡五十五篇。

第四節 隋唐時之子學

隋文帝統一以後，召天下工書之士，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放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而丙部諸子，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合而敘之，爲十四類：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曆數，五行，醫方，是也。唐玄宗開元元年，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八年，又詔祕書館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又令毋與劉彥直等治子部書；二十年置崇元學，令習老莊列文等書，準明經例舉送；二十九年，又詔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至尊老子爲皇帝，莊列文庚桑諸子爲真人，則去子學遠矣。當開元盛時，分諸書爲甲乙丙丁四部，蓋承隋之舊也。丙部爲子，其類一十有四：一曰儒家

，以紀仁義教化；二曰道家，以紀清淨無爲；三曰法家，以紀刑法典制；四曰名家，以紀循名責實；五曰墨家，以紀強本節用；六曰縱橫家，以紀辯說詭詐；七曰雜家，以紀兼敘衆說；八曰農家，以紀播植種藝；九曰小說家，以紀芻辭輿誦；十曰兵法，以紀權謀制度；十一曰天文，以紀星辰象緯；十二曰曆數，以紀推步氣朔；十三曰五行，以紀卜筮占候；十四曰醫方，以紀藥餌針灸。後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增子錄共爲十七家，加（藝術類，類書類，明堂經脉類）計七百五十三部，書凡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此隋唐兩朝子學之大概情形也，茲將當時時人所著之書，分述於下：

文中子十卷

隋王通門人所撰，係集其師之語所成。

無能子三卷

不著撰人，唐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

書二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唐范乾九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其意以

爲黃老之道，內足以修身，外足以治國者，分爲二十門。

元真子外篇三卷 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原書十二卷，今纔三卷，非

全書也。

伸蒙子三卷 唐校書郎長樂林慎思虔中撰。

兩同書二卷 唐羅隱撰，採孔老二書，著爲內外十篇。

玉泉子一卷 唐撰者無名氏。

天隱子一卷 唐不著撰者名氏。

素履子三卷 唐張弧撰。

金華子二卷 南唐劉崇遠撰。

第五節 宋元明時之子學

鄭獻甫書不亡於秦火論中云：「隋以後，一束於唐人之正義，專注一家；再棄於宋人之講義，盡廢百家；而漢魏之古書，隋唐之舊本，於是日湮月沒而盡亡矣。」由此可知諸子之學，至宋時而益衰矣。然宋太祖自削平諸國以後，收其圖籍，又下詔遣使購求散亡，真宗景德二年，又幸龍閣觀書，時子書有八千四百八十九卷，四年，又召輔臣登太清樓觀新寫四部書，子庫則爲八千五百七十二卷。仁宗景祐元年，命張觀，李淑，宋郊等，編四庫書，二年上經史，明年上子集，計萬二千三百六卷，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其子類仍分爲十七類。然呂公著於元祐元年，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韓申佛書爲學，宜乎當時多詆斥子書，目爲異端。

邪說，束其書而不觀焉。南遷以後，軍旅之事，日不暇給；元本蒙古蠻族，素不識中原之文化，徒於其燦然者慕之追之而已。明太祖定元都以後，收圖籍致之南京，復詔求四方遺書，永樂之時，復遣使訪求，惟其所欲，勿與之較，正德萬曆中，疊加修掇，號稱詳博（當時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李廷機以子書盛行，目爲異端害教；非表章六經，尊崇孔孟之意，上疏達數千言，以翰院講官，而排斥子學，請求嚴禁，宜子學之響沈景絕於後世也。總之子學自唐宋以後，其道日衰，卽有著書者，亦類皆鈔胥是務，勤襲相因，襲然列名子部之中，蓋子書體例不明之故也。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宋蘇軾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爲之解。
何博士備論二卷 宋何去非撰，兵家言也。

李忠定政輔本末一卷 宋李綱撰，亦兵家言也。

聳隅子二卷 宋黃晞撰。

懶真子五卷 宋馬永卿撰。

郁離子二卷 明劉基撰。

空同子一卷 明李夢陽撰。

海沂子五卷 明王文祿撰。

胎息經一卷 明王文祿撰。

至游子二卷 明撰者無名氏。

海樵子一卷 明王崇慶撰。

第六節 清代之子學

清代右文，碩學之士輩出，於數千年前殘缺之子書，加以考訂掇輯，

蔚然可觀，諸子一線之微緒，賴以不墜，厥功可謂偉矣。康熙乾隆之時，詮次四庫之書，立藏書閣於江浙等處，由是海內向風，人文輩出；茲就皇朝文獻通考所分子部，述之於下：子部凡分十八門，首儒家，次法家，次雜家，次小說家，次農家譜錄，次天文推算五行占筮形法，次兵家醫家，次類書，次雜藝，其於道家釋氏神仙，則以別有專藏，惟取其有資掌故者錄之。惜乎其於淵源派別之所在，姓氏名字之紛亂，多闕焉未詳，於術數方技二類，則又與諸子相混，是以識者憾焉。至有清一代之著作，雖彬彬可觀，然大都強附子類，實則文集而已，其能得子書之真者，則惟唐子潛書，及賀氏激書諸種而已，此外則寥寥不可多得也。

衡書三卷 唐大陶鑄采撰。

潛書四卷 唐甄撰，甄字鑄萬，達州人。

蔣說二卷 蔣起撰。

庸行篇八卷 牟允中撰，允中字叔庸，天津衛人。

子苑一百卷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雜摭諸子，分人倫，性行，學業，政事，人事五門。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 俞曲園撰。

激書無卷數五十七篇 賀貽孫撰。

第三章 諸子之學說

第一節 儒家之學說

荀子

荀卿趙人，時四方學者，咸集於稷下，騶忌孟軻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駢騶奭等先後來遊；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卒後，葬蘭陵，其生卒年月說者不同，大抵在孟子之後。其門人有韓非李斯均長於法術；其書首勸學，終堯問，蓋仿論語體也。今略述其學說如左：

(一) 性惡論

荀子主性惡之說，與孟子言性善適相反。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

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槩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蓋荀子所謂僞者，卽人

爲之義。人爲者，非自然者也。故其非孟子之性善說曰：「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

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之人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又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人僞。」又曰：「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皆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

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譬亦陶冶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耶？然則曷貴有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冶而生之也。」由此可知荀子性惡之說，乃反對崇拜天然，而主張人爲；惟後人以僞字訓作真僞之僞，不知荀子之所謂僞者，人爲也，而非詐僞也，此則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二）禮論

荀子以人性爲惡，故以禮爲聖人所作爲，與孟子言仁義禮智爲固有者

不同。禮論篇論禮之起原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蓋荀子以欲爲惡之原，本卽利己心之所發。故聖人制禮義，以節之。荀子又以禮爲立教之本。其言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此荀子論禮之學說也。

(三) 樂論

荀子有樂論篇，蓋因墨翟非樂而作也。其言曰：「樂者，樂也，人情

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又曰：「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又曰：「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又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以道制樂，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於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此荀子論樂之大概情形也。

(四) 教育學說

孟子言性善，故其教育學說偏重自得一方面；荀子言性惡，故其教育學說趨向積善一方面。其儒效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

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又勸學篇曰：「騏驥一躍，不能千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析；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又荀子之教育學說，以爲學問須變化氣質，增益身心；不能如此，不足爲學。故其勸學篇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耳，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儒效篇曰：「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已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此蓋荀子知行合一之說也。

第二節 道家之學說

〔甲〕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其道德經凡八十一章，今將其學說分述於下：

（一）宇宙論

老子之宇宙論，即打破古來天人同類之說，開自然哲學之基礎，其言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其意蓋即言天地不與人同性也。故於天地萬物之外，別立一「道」字，以爲「道」乃先天地，獨生獨立

，不受治於何物，惟法自然而已。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其論道之作用也，則曰：「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又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其言道之形狀也，則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總之老子言道之本體，無始無終，無形無狀，無聲無臭，獨立萬古，故其言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爲和。」由此可知老子之宇宙論乃特一元論也，故以宇宙萬物，皆由道之一元而生，而受治於道；其終則復歸於道也。

(二) 政治論

老子之政治學說，是極端放任無爲，蓋身當周末衰亂之世，日事戰爭殺伐，莫可挽救，是以欲令天下之政，歸於太古之域，蓋完全偏於情感上之理想，而非實際上之理想也。其言曰：「與其動而滋紛，不若靜而無爲也。」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意蓋欲歸真返樸，返乎伏羲神農時代之政體也，故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蓋皆返於敦樸無爲之意也。

其論國家政治，主張極端放任。如曰：「治國若烹小鮮。」又曰：「治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其對於當時政治之批評，則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我得執而殺之，孰敢？」又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又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其議論可謂激烈矣。

其理想中之國家，則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楫，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即老子理想中至治之國也。

(三) 戰爭論

老子之戰爭論以兵爲不得已而用，其要仍歸於止兵。其言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天道好生惡殺，故以兵強

天下而好戰爭者，終必不得其死。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子弟，人亦殺其子弟；所謂其事好還。殺氣一動，妖沴隨之；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屠戮愈慘，大傷天和，則凶年臻至也。然則善用兵者，克敵而已，不多殺也。」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凡用兵不可自我開釁以伐人，唯不得已而後應敵者也。故寧退尺而不敢進寸，是謂無意於戰爭。無意於戰爭，雖戰猶不戰也，雖殺猶不殺也。成列而如未嘗成列，攘臂而如未嘗攘臂，臨敵而如未嘗臨敵，執兵而如未嘗執兵，禍莫大於輕敵人之命；輕敵人之命，則好殺而喪我仁慈之寶，是以舉兵相加而哀者常勝焉。」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

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凡兵卒之帥，不尙先，不凌人，將士之善習戰陣者，猶不競不怒，以制敵取勝；王者之制勝於天下亦然。故能用天下者，在善爲人下；善爲人下，則衆皆爲吾用，其力至強大，所以謂之不爭之德，可配天之道，而古之極則也。」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又曰：「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兵器所以殺人，故爲不祥之器，而天地鬼神之所憎也。有道者戰勝而止，不務殺人，是以重之以悲哀，處之以喪禮。」此老子對於戰爭之大旨。思以不爭之德，以救當時之亂世也。

(四) 修養論

老子之修養論，在一無字。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人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又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身爲者，是賢於貴生。」其意蓋厭惡紛濁，思反於淳樸，卽天人合一之說也。老子主任自然；又嘗以嬰兒喻至誠無欲之狀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又以爲人智若大進，則必反於玄道，故世間一切皆當馴致於無爲。其言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嬰兒。知其白，守其墨，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德歸於樸。今將爲山以自高乎？寧爲谷而待衆流之來歸乎？」又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之至剛，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又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總之修養論，以去動就靜，去語就默，去顯就隱，去羣就獨，不逐逐於社會，而以到達玄道爲究極。蓋以本身與宇宙之本體合一，無我無心，清虛無爲，其修養之法，率在精神之中。後世神仙家祖述其說，致有燒丹導引種種之術，則失老子修養之本意矣。

(五) 道德論

老子道德論，重虛無而尙退默，其說大抵爲一人之道德，君臣父子夫婦等五倫之教，老子所罕言也。此老子與孔子之所以異也。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詐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其言與孔子之說大有逕庭也。蓋老子以虛靜無爲爲宇宙之大道，萬物於是乎生，人性於是乎成；人能虛靜無爲，則爲善；反之則爲惡，善者道也，惡者非道也。其以水喻上善曰：「上善若水，水善利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水性謙讓卑下柔和，與萬物以利，不伐其功，不索其報。」又以慈，儉，後三者爲人生之三寶。其言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儉且廣，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老子又喜淳樸，故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又老子喜柔惡剛，以虛心弱志爲貴，其言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弱者道之用。」又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又曰：「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又曰：「見小曰明，守弱曰強。」又老子知足之說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知足者富。」又曰：「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此皆言知足之爲貴也。老子又惡盈好謙。其言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故先民必以身後之。」又曰：「和其光，同其塵。」又曰：「聖人被褐懷玉。」此皆惡盈好謙之說也。老子又戒多言。其言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曰：「輕

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其論恩怨報復曰：「報怨以德。」蓋愛惡之情既忘，雖報怨以德，亦無所不可焉。此老子道德論之大概也。

〔乙〕楊朱

楊朱衛人，或云字子居，嘗學於老子。或云後於墨子，莫能詳也。要承道家之學而稍變者，其遺書不傳，惟見於列子莊子孟子韓非所稱而已。今述其學說如下：

（一）爲我學說

楊朱之爲我學說，本於老子。其利己快樂主義，蓋自老子清靜無爲之旨而出也。其言曰：「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

侵物爲賤。」此楊子爲我主義之根本觀念也。但楊子爲我主義，非損人以利己也。其言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故楊朱之爲我主義，一面貴存我，一面又賤侵物；一面說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一面又說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其意蓋欲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此楊朱爲我學說之大概也。」

(二) 人生觀

楊朱主爲我，故其人生觀抱樂生與逸身主義。其言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思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

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又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身；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此楊朱樂生逸身之說也。楊子又以世人不知盡生前之樂，而惟冀死後之名。乃發齊生死之論。其言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

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當趣生，奚遑死後。」又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由此可知楊朱之人生觀，乃極端之悲觀厭世派。惟其能從心而動，任性而游，故能不求久生不死，亦不求速死；以盡其樂生逸身之主張也。

〔丙〕莊子

莊子者，宋國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闖，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詆訛孔子之徒，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

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漢志莊子五十三篇，晉郭象刪定爲三十三篇。或云內篇七篇，真莊子作。餘則其徒所附益也。茲述其學說於下：

(一) 宇宙觀

莊子之宇宙觀，爲持一元論，以道爲天地萬物之本體，其所發現，卽天地萬物也。故大宗師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莊子以道爲無始無終，永存而無際之說也。

(二) 出世主義

莊子之學說，抱出世主義，故其雖與世俗相處，卻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天下篇云：「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歟。天地並歟。神明往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是篇雖爲後人所僞撰，然議論簡切精當，頗足以見莊子學說之大概也。

(三) 人生觀

莊子之人生觀，以死生不過自然之化，如晝夜夢覺，蓋亦厭世之人生觀也。大宗師曰：「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愛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又齊物論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又以

胡蝶喻物化曰：「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由此可知莊子對於死生，視爲一致；故其大宗師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後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自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莊子將死，弟子

欲厚葬之，莊子曰：「我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於此更可見莊子之人生觀，持生死一貫之理矣。

(四) 修養論

莊子之修養法，在於心氣恬靜，合自然，泯私智。故應帝王篇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游心於淡，即無思也；合氣於漠，即無爲也；無思以養心，無爲以養體，是修養之要道矣。又繕性篇中，論古人修養之法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禮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其馬蹄篇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而民性得矣。」此莊子修養之說也。

(五) 生物進化論

秋水篇云：「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又寓言篇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

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此莊子之物種由來說也。

·至樂篇云：「種有幾。得水則爲鱣。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鵽掇。鵽掇干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軹生乎九猷。耆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莊子論生物是天然變化之說，謂天均是也。但莊子說變化，均爲自生自化，並無主宰，故齊物論借影子作喻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又知北游篇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

有物也。無己。」又莊子對於生物生存論，未嘗言及自動之適合，但說及被動之適合耳。其天運篇云：「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秋水篇曰：「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又曰：「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故莊子之生物進化論，其缺點尙多也。

(六) 名學

莊子雖非名家，然以目覩儒墨之爭，莊周以旁觀之人，見其各有是非，各有長短，亦不得不別有一種見解，以辯證其是非。其齊物論曰：「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莊子對於儒墨兩家之辯論也。又莊子不信辯論可以

定是非，以爲所見有偏，故有爭論，爭論既起，愈爭則偏見愈深，致不能分是非真僞。故齊物篇云：「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此莊子消極之辯證也。

莊子又以爲人之爭論，由於有偏蔽不見之處，若能得透澈事理，則卽無所用其爭論矣，故齊物論曰：「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

明。」又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又秋水篇云：「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又齊物論云：「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蓋天下是非，隨時勢而變遷也。故莊子謂「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其秋水篇又云：「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舜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由此更可見是非善惡隨時勢而變化矣。然則是非既不能斷定，則我人仍不得不聽其自然矣。故齊物篇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

慟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己。——此莊子積極之辨證也。

第三節 墨家之學說

墨子

墨子名翟，姓墨，嘗爲宋大夫，或謂魯人。其說主兼愛，嫌世之侈靡，尙儉約節用，論聲樂之弊，辨厚葬久喪之害。又信鬼神之賞罰，而非天命前定之說，稱禹之形勞，汜愛博施，不避窮苦，雖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其徒甚衆。生不歌，死不服，衣褐穿躄，奔走四方。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茲述其學說於下：

(一) 應用主義

墨子之應用主義，往往被人誤會；殊不知墨子之主張，乃就人生行爲而言，非如世人之所謂實利者也。其貴義篇云：「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又耕柱篇云：「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此墨子應用主義之界說也。其貴義篇曰：「今瞽者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又曰：「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此卽墨子論人之真知與否，

全在能行不能行。其非攻篇所論；則尤明達。其言曰：「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辯義與不義之亂也。」此墨子應用主義之大概也。

(二) 三表法

墨子之論證法，謂之「三表法」。其言曰：「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一、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

二、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

三、於何用之？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謂言有三表也。茲更舉非命篇爲例：

第一表 「本於古者聖王之事」非命上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

或以命爲有。蓋（同盍）尙嘗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

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

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先王之憲，亦嘗有曰

：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先王之刑，亦嘗

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先王之誓，

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

第二表 「原察百姓耳目之實」非命中云：「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

，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自古以及今，……亦嘗有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

第三表 「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云：「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非暴故罰也。……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吾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

：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以上所述第一表，乃說過去之實際應用，過去之經驗閱歷；第二表乃注重耳目之經驗；第三表乃謂現在與將來實際上之應用，但三者皆有流弊也。

(三) 墨子之宗教

墨子之學，以天爲本；其所謂天，乃主宰之天，頗含宗教之臭味。茲將其學說分述於下。

一、天志 墨子之宗教，以天志爲本，其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勝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

之明法度以度之。」

二、兼愛 兼愛所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言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三、非攻 天下罪惡之最大者，莫如攻國。故墨子非攻篇曰：「今天下之所以譽義者，……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

·故譽之歟？……雖使下愚之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不免攻伐並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又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此墨子非攻之說也。

四、非命 道家儒家，皆言有命，墨子獨非命，以其與實利主義相矛盾也。蓋信命則一切委之氣數而不事事，國家社會，不能進步，故執非命之言。其非命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又曰：「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

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蓋墨子以爲信命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又以治亂衣食光譽，皆存乎力，不存乎命也。

五明鬼 墨子之明鬼，其意蓋在厲人勤勉力行；人敬畏鬼神，自不敢不盡己之職分矣。共分鬼爲三種：（一）天鬼，（二）山水鬼神，（三）人鬼。其明鬼篇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大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

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又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蓋墨子之明鬼論專以爲政治之作用耳。

六節葬短喪 墨子論儒家厚葬久喪有三大害：（一）國家必貧，（二）人民必寡，（三）刑政必亂。故主節葬短喪之說。定爲喪葬之法。其節葬篇曰：「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無槨。死無服，爲三日之喪。而疾而服事，

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七、非樂。墨子之非樂，其意在歸本節儉。蓋墨子之宗旨，以自苦爲極則也。其非樂篇論樂之弊，大約有四：（一）樂器之費。民患飢寒苦勞，卽爲之撞鐘擊鼓，彈琴吹笙，民衣食之財，將安所得。（二）樂人之費。樂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美顏色衣服以悅觀者，不從事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三）奪民衣食之時。丈夫爲樂，廢耕稼樹藝；婦人爲樂，廢紡績織紉。（四）減民生產之力。人賴其力以生，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丈夫婦人好樂，不能夙興夜寐，從事正業。以上四者，皆足耗民財力，故非樂亦節儉之一端也。

八、尙賢。墨子之時，貴族政治之時代也，階級制度甚嚴；而墨子主張兼愛，所以反對種種家族制度，與貴族政治也。尙賢篇云：「今王公

大人有一黨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姣好，則使之。」「又曰：「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此墨子尚賢之論也。

九尚同 墨子之宗教，以天志始，以尚同終。其尚同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又曰：「夫明庠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下三公既已立，以

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立之以爲正長。」又曰：「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此墨子尙同之說也。

(四) 辯經

墨子墨經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言正名之術，爲吾國古代倫理學之源。莊子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

世·至今不決·「晉魯勝墨辯注序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今墨經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衆篇連茅故獨存·而近世之校墨經者，亦甚多也·

第四節 法家之學說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

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非子五十五篇，今具存。據史記所說，皆其自撰，惟初見秦篇，見戰國策，以爲張儀初見秦之詞。而存韓篇具載李斯奏，疑出後人掇拾。蓋古之言政治者多家，至法家而詳；法家之學，又至韓非而大備。今考非之學統所出，有黃，老，申，商，荀卿諸人，蓋韓非實集刑名法術之大成，故其著書多非難儒者之義，而取道家虛靜無爲之說也。

(一) 政治論

韓非之政治論，以爲政治之道，古今異宜。蓋社會之變遷不同，則制度不得不異。是以舍道德而論法律，非仁義而尙威勢，重進化而反對法古。五蠹篇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蟀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又心度篇云：「故治民無常，惟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此韓非政治學說之大概也。

(二) 功用主義

韓非之功用主義，與墨子之應用主義大旨相同；惟韓非比墨子更爲激

烈·其五蠹篇云：「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上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貧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於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

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韓非有此極端之功用主義，蓋欲救垂亡之韓國也。

(三) 法治主義

韓非之法治主義，以爲骨肉之親，無論貴賤之別，皆不可枉法。其有度篇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又以爲國之強弱全在乎法。故曰：「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弱。」而謂人君於用人行賞之事，亦宜一斷之於法，而不可存私見。如有度篇云：「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又曰：「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此韓非法治之說也。

(四) 無爲論

韓非論人君南面之術，以無爲爲主。其至道篇曰：「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禮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又揚權篇曰：「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又論人君聽言之道曰：「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

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以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此韓非無爲之論也。

第五節 名家之學說

〔甲〕 鄧析

鄧析名家之祖也。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譴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

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而左氏言四顛爲政始殺之。漢志載鄧析書二篇，卽今傳無厚轉辭二篇，惟辭淺而顯，恐後人僞作也。其對於名實之論曰：「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羣無下私，掩目塞耳，萬民震恐。」又曰：「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己爲哀，在他爲悲；在己爲樂，在他爲喜；在己爲嗔，在他爲怒；在己爲愁，在他爲憂；在己若扶之與攜，謝之與議，故之與右，諾之與己，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

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夫春秋之時，不獨鄧析有名實之論，卽孔子亦言正名，其言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自春秋以來，如宰我子貢蘇秦張儀騶衍騶奭淳于髡田駢惠施公孫龍之徒，皆以辯說顯名，蓋當時諸子莫不務正名也。

〔乙〕 尹文

呂氏春秋正名篇稱尹文曾說齊湣王。漢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魏仲長氏撰定尹文子，獨謂尹文學於公孫龍者非也。今所傳卽仲長氏撰定之本，爲上下二篇。篇目並題大道，其佚文亦偶見於他書，其學爲辯名實；其謂形名者，形卽實也。如曰：「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而正

名之尤亟者，莫先於政治之名。其言曰：「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其論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又論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茲將其學說分述於下：

(一) 形名說

尹文曰：「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故必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今親賢而疏不肖

，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在我……
 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臚而惡焦，嗜
 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臚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
 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其所論凡分三層：一形，二名，
 三分。形，即實也，即一切事物也。一切形皆有名稱，然名須與實相
 應；命名既當，於是因名而引起人心一切善惡好惡之反動，而發生種
 種對於事物之態度，則分即生矣。名分既定，則萬物不亂也。尹文又
 曰：「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
 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
 ，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龔
 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二) 政治說

尹文之言治，頗宗黃老，其稱堯舜之治，爲聖法之治。其言曰：「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蓋尹文之言治，因正名分以定萬事，而後歸於理法之治，此其學說之大概也。

〔丙〕 惠施

戰國策謂惠施曾相梁惠王，梁惠王死時，惠施尙在。呂氏春秋稱齊梁會於徐州，相推爲王，乃惠施之策。而莊子天下篇又謂「惠施多方，

其書五車。」但書皆失傳，其學說盡在莊子天下篇中。其「庖物之意

」曰：

(1)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2)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3)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4)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

(6) 南方無窮而有窮。

(7) 今日適越而昔來。

(8) 連環可解也。

(9)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上述十事之解說，言人人殊。章太炎明見篇分爲三組，今摘錄于下：

第一組·一切「空間」的分割區別，都非實有。(1)(2)(3)(6)(7)

(8)(9)

第二組·一切「時間」的分割區別，都非實有。(1)(4)(7)

第三組·論一切同異都非絕對的。(5)

三組之斷案：「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子辯之目，除上述十事外，尙有二十一事：

(1) 卵有毛。

(2) 雞三足。

(3) 郢有天下。

(4) 犬可以爲羊。

(5) 馬有卵。

(6) 丁子有尾。

(7) 火不熱。

(8) 山出口。

(9) 輪不踞地。

(10) 目不見。

(11) 指不至，至不絕。

(12) 龜長於蛇。

(13)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14) 鑿不圍柵。

(15)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16)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17) 狗非犬。

(18) 黃馬，驪牛，三。

(19) 白狗黑。

(20) 孤駒未嘗有母。

(21)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近人胡適之分此二十一事爲四組：

第一·論空間時間一切區別都非實有。(3)(9)(15)(16)(21)

第二·論一切同異都非絕對的·這一組又分兩層：

甲·從「自相」上看來，萬物畢異·(13)(14)(17)

乙·從「共相」上看來，萬物畢異·(1)(5)(6)(12)

第三·論知識·(2)(7)(10)(11)(18)

第四·論名·(4)(19)(20)

總之惠子之辯法，共分三十二目，其辭不可猝知，故注家每多異解也。

〔丁〕 公孫龍

公孫龍趙人，嘗爲平原君客，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平原君甚厚之。
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至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

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平原悟而緘之。龍又與魏國公子牟相善，其說乃大行。有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傳跡府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六篇。跡府篇記公孫龍與孔穿問答，及其立辯之意，疑後人所集錄，以冠其書者。白馬論篇尤顯於當時，其餘五篇，立論亦頗精巧，非深於辯者不能爲也。茲述其學說于下：

(一) 白馬論

白馬論墨子小取篇中曾言之，其言曰：「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公孫龍殆本墨子之意，而立白馬非白馬之說。其言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馬者，無取於色，故黃黑皆可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以所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所謂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有材用。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疏，離色求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將統衆材於一適，貫親疏而洞照，是謂白馬非白馬也。

(二) 指物論

指物論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爲物。」解者曰：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

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卽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莊子齊物論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蓋以明公孫龍指物之義未當。然指物之義，實與齊物同歸，惟深妙不及耳。

第四章 子書之內容

子部書籍，最爲繁博，選本之書，古罕流傳，唐初魏徵奉勅撰羣書治要，經史並錄，其先後則有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斯爲最著，然或已亡失，或篇帙寥寥，割裂十九，致足惜也。近人武進李寶淦輯錄諸子文粹，雖差可稱述，然僅足以供研究文學之用，尙不足以供研究子學之用也。他如二十五子，子書三十六種以及百子全書玉函山房叢書等，則爲子書之彙刊本。惜注解未能精選善本耳。茲將重要之子書，各舉一節，以見內容之一斑，其在第三章中已述及者，

從畧。

第一節 儒家類

(一) 荀子(略)

(二) 孔叢子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今本分上下二卷，茲錄嘉言

中一節於下：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服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三) 鹽鐵論

鹽鐵論，漢汝南桓寬撰，按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

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言，茲錄本議一節於下：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古防字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

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澹字之？罷之不便也。

(四) 新書

賈子新書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計十二卷。朱子謂此誼平日記錄草稿也。中多治安策中語。今本分十卷。茲錄其一節於下：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足以利天下，小不善足以亂國家也。夫輕始而忽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

謹焉。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智禁於微，次也。」

(五) 新序，說苑

漢成帝時，劉向典校祕書，因采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爲新序十卷，以類相從爲說苑二十卷，上之。茲各述一節於下：

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延陵季子聘於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未獻也，已心許之。使反，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墓樹而去。人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邱墓。」（新序）

禹出見舉人，下車問而泣。左右曰：「夫舉人不順道，故以然，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爲君，百姓各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

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說苑）

（六） 法言

揚雄，字子雲，漢成帝時給事黃門，後仕王莽著太玄經法言等書，法言晉祠部郎中李軌爲之注。按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撰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茲錄其一節于下：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乎畫也。古者楊墨塞道，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

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羣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之？』」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七) 文中子

文中子，姓王名通，丁隋室之亂，上文帝太平十二策而不用，退而著書立言，其所著中說一書，自擬孔子。皆稱子曰。後門人集其師之語而成文中子，茲錄一節於下：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

也。」

(八) 新語

漢陸賈撰新語，有道基術事等十一篇。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茲錄無爲篇一節於下：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

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尙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積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

(九) 方言

漢揚雄撰方言，晉郭璞解，凡十三卷，茲錄其一節於下：
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
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健，楚或謂之譖，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

第二節 道家類

(一) 老子(略)

(二) 莊子(略)

(三) 列子

列子鄭人，姓列，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師壺丘子林，又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得三子之道，乘風而歸，著冲虛真經，莊子多稱其人爲有道者。其學說宗老子一死生，齊是非，虛靜無爲，以求合于道。今所傳有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八篇。張湛列子注序曰：「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

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茲錄其天瑞篇一節於下：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四) 鬻子

漢志鬻子名熊，爲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按漢志鬻子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今小說遺亡。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別有文王問一則，武王問一則，成王問五則，或卽二十二篇之遺也。茲錄一節於下：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五) 抱朴子

抱朴子晉葛洪稚川撰，其書凡八卷，分內篇外篇。內篇論神仙修煉，符錄劾治諸事，純爲道家言。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然大旨

亦以黃老爲宗。茲錄其一節於下：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無遠而不可到！

(六) 苻子

苻朗，字元達，苻堅從兄，降晉爲員外散騎侍郎，著苻子三十卷。老莊之流也。茲錄其一節於下：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答曰：春風動，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第三節 法家類

(一) 管子

管子八十六篇，舊題管仲撰。今攷其文，疑是齊桓管仲當日相與謀議唯諾之辭，後人從而記之，不必出仲所自作。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其中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仲經國之大綱，而小匡第二十，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篇，其次第皆可按而攷，今節錄於下：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

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有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伍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于閒燕；處農必就田疇；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

；……士之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工之子常爲工，……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于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爲賞罰，則百姓通于軍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

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里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軍旅政定于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

(二) 鄧析子(略)

(三) 尸子

按史記楚有尸子，漢志有尸子二十篇，注名俊，魯人，云楚人者，魯後屬於楚，故司馬氏遂以爲楚人也。隋志亡其九篇，是唐世已闕。宋尤氏書曰尙有傳本。元明以來，絕無著錄，蓋全書已佚矣，至清代章宗源刺取書傳而輯成之，孫星衍爲之補訂爲兩卷，尸子本列入雜家，然尸子爲商君謀畫，商君法家，行變古之政，亦以見尸子之學，近於法家也。茲節錄其語如下：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土積成岳，則榘杵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出焉；夫學之積

，亦有所出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四) 商子

商鞅著商子二十六篇，今亡一篇，又稱商君書。案開卷稱孝公之諡，則周氏涉筆謂其書不出鞅手，信然。然其詞峻厲而刻深，雖非鞅作，亦必其徒述說之，非秦以後人所爲也。茲錄其一節於下：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爲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

，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

(五) 韓非子(略)

(六) 慎子

慎子周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唐志十卷，今存盛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其大旨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也。茲錄其君人一節於下：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

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鉤，非以策鉤爲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法之所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利矣。

第四節 兵家類

(一) 吳子

吳起衛人，嘗師曾子，又事魏文侯爲將，又奔楚，爲楚悼王相，後被殺。司馬遷曰：吳起兵法，世多有之，故不論。又謂能行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行，殆以吳起爲能言能行者與？漢志吳起四十八篇，隋唐志並吳子一卷，胡應麟謂此書雖不必起自撰，要亦戰國間人，撫其議論編集而成。蓋篇中每述吳起事蹟，疑後人所加也。吳子分

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今錄其圖國篇中一節於下：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二) 孫子

孫子齊人，爲吳王闔閭將，著兵法八十二篇。魏武帝筆其精粹爲十三篇，其辭約而禱，易而深，暢而可用，名孫武子。茲錄一節於下：

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

暑時制也。地者，遠近，廣狹，死生也。將者，知，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我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三) 尉繚子

周尉繚撰。漢志兵家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本二十四篇，其言多近於正，與戰國權謀頗殊。茲錄戰威一節於下：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圍發機，潰衆奪地，成功而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第五節 雜家類

(一) 鬼谷子

鬼谷子無姓名里族，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遂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晚乃益出七術，

險盤峭薄，言益奇而道益陋，捭闔飛箝，壹以抵巇爲歸，其言極爲譎詭，茲錄揣篇於下：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疏，孰賢孰否？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地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謂權。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

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輕，乃可重，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慝，無所索之，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爲；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有不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二) 鶡冠子

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故號鶡冠子。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於刑名，雖似散亂無家，然奇言奧旨，每每而有。此書自博選

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茲錄其一節于下：

王鐵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斲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揮而使，則斲役者至。樂嗟若咄，則徒隸之人至矣。

(三) 呂氏春秋

呂不韋，濮陽人，爲陽翟大賈。時秦異人質於趙，不韋見之曰：「奇

貨可居也。取邯鄲妓與之有孕，獻之異人；歸，生子政爲始皇。說者謂以呂易嬴也。始皇尊爲相國，封文信侯；乃致天下辨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備言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大抵據儒書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近理者十之一二，較諸子爲頗醇。高誘所注，亦多明古義，茲錄本生論於下。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拍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拍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

，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富貴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天全則人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憚；此之謂

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名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名之曰爛腸之食。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名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四) 子華子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有陽城胥渠問孔子贈等十篇。茲錄大道篇中一節于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胃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

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載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五) 於陵子

於陵子齊田仲撰，有畏人貧居等十二篇。茲錄灌園篇于下：
於陵子既辭楚相，爲人灌園，有楚大夫過而識於陵于衆人曰：先生不爲千乘僕心，乃爲十畝陳力，毋亦辭信而就屈焉？於陵子曰：子徒知信我之爲信，而不知信天之爲信耶？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侔王室之富，名位冗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貴我者之賤而卑，寧不去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享也；知戚我者之疏而獨，寧不羣也；知譽我者

之損而晦，寧不彰也；明不燭其闇闇，而信于蒙冥；知不理其勞勞，而信于寂寞；道不因其升沉，而信于亡往。食力灌園之餘，寓神冲虛之表，一裘禦冬，一箠驅夏，休息同乎禽鹿，內徵吾天，息息然爲伊尹周公降氣也者；而子顧屈我，亦不怪乎？

(六) 淮南子

淮南子，姓劉，名安，漢之宗室淮南王也。館集四方談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漢志有內外篇，今所傳二十一篇，其內篇也。高誘爲之解，茲錄兩節于下：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

，故疾而不遲。

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於其間。

(七) 尹文子(略)

(八) 論衡

漢王充撰，充字仲任，其於百氏書，無不一一啟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侈弔詭，曲學轉相訛質而失真，乃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凡十餘萬言，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其要旨在於平諸子之不平也，故曰論衡。茲錄逢遇篇一節於下：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

可保其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其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能薄操濁，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于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

(九) 白虎通

漢章帝詔諸儒丁鴻賈逵等講論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哀其議奏，爲白虎通德論，後詔班固撰集成書，始定此名。其說雖兼涉讖緯，而多傳古義，至今爲考證家所依據。茲節錄其語如下：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者，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

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其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第六節 墨家類

(一) 墨子(略)

第七節 名家類

(一) 鄧析子(略)

(二) 尹文子(略)

(三) 公孫龍子(略)

第五章 治子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子學之要點

子書爲吾國哲學之大淵源，經部中雖亦有討論哲學者，然皆雜而不純，惟子部最純粹耳。但子部之中，如縱橫家，不過爲政客一種之技術；如陰陽家實爲荒唐之迷信；如農家不過爲種植之藝術；雜家之學，更雜亂而無主張；其中惟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則與哲學最有關係，故吾人欲研究子學，當先擇此數家，而觀摩之也。茲將研究子學之要點，分述于下：

一、當知各家學說之門類 哲學之門類，不止一項；而諸子百家之書，又將哲學中各門之事項，混在一篇之中，既無特別之標識，又少顯著之說明，吾人非細味玩索，決不能得其要領也。至子書中討論哲學之事項，大概可分爲數種，茲附列于下：

1、宇宙論 如老子「天地不仁」之說。

2、名學 如公孫龍名實論中「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之說。

3、知識論 如公孫龍指物篇中「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及白馬篇

中所論是也。

4、人生哲學（即倫理學） 如莊子之達觀主義，其養生篇中「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皆討論人生哲學之事也。

5、教育哲學 如荀子儒效篇中「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等議論，皆教育學說也。

6、政治哲學 如老子「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此即老子之政治論也。

7、宗教哲學 如儒家孔子，後人稱其爲儒教之祖，道家老子，後人稱其爲道教之祖，蓋孔子老子之學，往往有討論及人生究竟以何者爲歸宿，於是後人遂以所論，卽以爲其教義之所在矣。

二、明因變 研究子學，第一在明瞭其思想之沿革，與其變遷，既知其思想之沿革與其變遷，又不可不知其原因，如同爲儒家，而有性善性惡之分，欲知其故，非明其因，通其變，蓋不能也。

三、當有平等眼光 古人治學，非是墨非儒，即是儒非墨，且同爲儒家之荀孟，而又一迎一拒，不研究其長短之所在，徒妄生門戶之見解，皆非今日學者之所宜也。

四、宜作系統之研究 古人治學，既妄分門戶之見，於是各家學說，遂不能貫通；是以我國數千年來之子學，至今尙無人能作有統系之整理；故吾人在今日而治子學，最要之事，即取各家之書，得其綱領，融會而貫通之，以求得到我國哲學發達之迹象，使有脈絡可尋，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五、當辯真僞 我國子書，真僞參半；如管子關尹子晏子春秋，後人頗有疑其爲僞者，如莊子中說劍漁父諸篇爲後人所僞撰；如公孫龍子則有真有僞；如韓非子墨子中則有他人之學說；學說混淆，真僞莫辨

，學者不可不詳細考核也。

六、當知校勘之學 校勘之學，於經學常識中已言之，茲亦不贅述，惟校勘之方法，可分三端。茲補述于下：

1、當取舊刊精校之古本以爲根據。

2、當留意他書及類書中所援引，以相參證。

3、當知本書通用之義例以爲根據。

七、當通訓詁 古代書籍，義多深奧，是以不明訓詁，往往不得其義之所在。至訓詁之根本方法，約分三端：

1、當根據文字假借聲類通轉之例。

2、當根據古義或爾雅廣雅以及古代箋註之書。

3、當根據文法上之構造。

第二節 子學必修書籍

子學書籍浩繁，吾人欲窮究其學，盡畢身之力，恐猶不能。茲就其通行大要之書，述之于下：

一、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書，全書五千言，學者當熟讀成誦，王弼注釋書可看。

二、墨子 孔墨在先秦時兩聖並稱，故此書非讀不可，除備城門以下各篇外，餘篇皆宜精讀。注釋書以孫詒讓墨子閒詁爲最善。讀墨子宜卽讀此本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張憲言墨子經說解及梁啓超墨經校釋兩書可參觀，但皆有未精愜處；小取篇有胡適新詁可參觀；梁啓超墨子學案屬通釋體裁，可參觀助興味，但其書爲臨時講義，殊未精審。

三、莊子 內篇七篇及雜篇中之天下篇，最當精讀。注釋有郭慶藩之莊子集釋差可。

四、荀子 解蔽正名天論正論性惡禮論樂論諸篇，最當精讀，餘亦須全部瀏覽。注釋書王先謙荀子集注甚善。

五、尹文子慎子公孫龍子 今存者皆非完書，但三子皆爲先秦大哲學家，雖斷簡殘稿，亦宜一讀，且篇帙甚少，不費力也。公孫龍子之眞僞，尙有問題。三書皆無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

六、韓非子 法家言之精華，須全部瀏覽，說難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等篇，尤宜熟讀。注釋書王先慎韓非子集釋差可。

七、管子 戰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一瀏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八、呂氏春秋 此爲中國最古之類書，先秦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瀏

覽。

九、淮南子 此爲秦漢間道家言薈萃之書，宜瀏覽。注釋書有劉文典

淮南鴻烈集解，頗好。

十、鹽鐵論 此書爲漢代儒家法家對於政事問題對壘抗辯之書，宜瀏

覽。

十一、論衡 此書爲漢代懷疑派哲學。宜瀏覽。

十二、抱朴子 此書爲晉以後道家言代表作品。宜瀏覽。

十三、列子 晉人僞書，可作魏晉間玄學書讀。

上述各書，爲我國魏晉以前之子書，蓋我國哲學思想之重要著作也。

六朝隋唐間思想界最著光采者，則爲佛學，無足述。宋以後學術之代

表書，則爲理學，於理學常識中已述之矣。

子學常識終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八版

子學常識（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徐敬修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九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 徐州 漢口 廣州
北京 重慶 開封
天津 沙市 雲南
濟南 長沙 廈門
哈爾濱 汕頭 梧州
青島 南京 廣州

大東書局

點評 小學論說新範

四冊 四角

點評 中學論說新範

四冊 四角

點評 女子論說新範

四冊 四角

上海 大東 書局 發行

內 容

- ①各種文體應有盡有材料均極有興味
- ②文題均切合現時學校所通行者
- ③說理淺顯文筆雅潔學者極易摹倣
- ④段落分明解釋詳盡辭句章法均易領悟

